



南史
且



リ 8
1735
181



1735
181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

王誕

兄子偃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綯 綯弟績 績孫克 彧兄子蘊 負 負弟份 份孫銓 錫 會通 勳 贊 固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

新金圖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所購山田一畝以贖資一

氏康國開市

修等由此得免修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修爲陳請乃徙廣州
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賔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
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特廣州刺州
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
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
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
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旣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
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
耳今旣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武帝代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行
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下帝曰長人
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

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
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早卒誕兄嘏字彙世侍中左戶尚
書始興公嘏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
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
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
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
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
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表愔妻以
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
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

續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
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
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
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
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
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
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于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
雪於北階何瑀關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
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
閨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
入人理之常富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廢
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文及離異乃亦兄弟疎闊第令受酒肉

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
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
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
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
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
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
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
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
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屐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
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謂今
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
聞諸王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

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
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很頗經學涉
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暉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
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徃徃絕
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
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
無敢論訢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
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
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
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
停使燕省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
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王以諷切之并

爲戲笑元徽中臨川王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
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
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
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
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鮓
饜肫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
得邪懋太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
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頗
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事
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
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

侯以爲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交爲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任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祚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歛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舟陽尹旣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

遂向東爲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性劣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卽起後密啟之因此廢銅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梁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噴之性麤疎好犯亮

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嘖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
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爲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
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嘖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未
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
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
友祐祐爲之延譽並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攜薄祐昵之如
初及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
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
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
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欵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
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
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於

殷今實微子去殷頃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
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
裙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
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
尚書令固讓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
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
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
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
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
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
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
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

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歆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歆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歆卽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歆罷兵歆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歆歆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恭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歆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歆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

司馬張邵華性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知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悔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寧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寧子先爲何無忌安成國

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
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
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
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異王道之一平假高衢
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
年甯子卒三年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
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
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
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
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
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安縣侯謚曰宣孝武卽位配享文帝
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
家以僕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嶠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
故卽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帝
初爲桓修參軍修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修猶懷昔顧使王華訪
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
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厥得罪晉世諸子並從
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
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
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
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
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當致巨
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二十萬琨無所取納表獻

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
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
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
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
將領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
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
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各
一神琨案舊糾駁不爲屈時龢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
爲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
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瀨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
以壽爲般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
淚齊高帝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

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
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
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
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
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
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
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
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
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
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表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
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勔不
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和六軍戒嚴應須紫櫛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櫛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蜂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曾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

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旣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歛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禱玉司徒謚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卽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

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
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
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舊玉亦是玉卮無當耳既
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
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
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
刁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
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
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
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
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
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齊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

卒球徐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
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
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
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
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
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
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
孫真爲後

王或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臨海太守
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元公或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
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

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表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琨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欵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

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顓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姊慕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楊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

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詣京口鄉基義重密邇幾
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旣去巴陵理應
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
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
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爲中書令常侍僕射揚
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
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
皇子並小上猶爲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
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
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
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
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

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表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徃徃不知有粲粲爲
爲令居之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並依
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
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
闕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虚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
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
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
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
死於曠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
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
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
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

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恨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至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俸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表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王語人言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在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豫圖邪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

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恭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

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逵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縉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績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銅梁武帝時

爲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戶尚書廷尉績長子雋不慧位止建安太守雋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指太中大夫指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卽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

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後爲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通王道隆爲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真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真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真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真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真背曰阿奴始免寒士真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真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

仕齊武帝以真朱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真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真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真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真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真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啟聞真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啟聞而真亦馳信啟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真恐辭情翻背救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真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真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篋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旣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

獻與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隳官免
爵耳彪堅執不同獻又曰宜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顯所執獻又曰忠不
宥乃令獻書啟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顯所執獻又曰忠不
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
獻請先驅螻蟻又不從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出城迎臺使與
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
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
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禮佛
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獻皆伏誅與長子太子中庶子
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竝奔
魏後得黃瑤起鬪食之弟佃女爲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又且
出繼特不離絕與旣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與參軍

躬爲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與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表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
勸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與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
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
改容對曰肅旣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
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令宴席問
羣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帝稱善
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卒謚曰
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
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
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
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賤人不復識

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遊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

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表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射陳武帝

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爲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
光祿左吏扶並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勸

勸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于壤仕梁爲
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蕃范陽張纘時典選
舉勸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
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
朱方勸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
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爲
廣州刺史乃以勸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
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
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
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彫弊勸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

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
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
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竝如故及蕭勃平以勸爲廣
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勸不得之
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爲
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德詔許之徵爲
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溫子勸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
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
戰而潰爲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
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
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

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
啟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爲司徒左長史
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
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
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荆
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
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
酒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卽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
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姊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
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
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

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
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
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遭遇蓋其時焉
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爲優矣瑩印章六毀
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
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
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真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
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終

魏中興
氏雷回南

南史卷二十四

魏中興
氏雷回南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

孫秀之 延之 阮韜 延之子綸之
曾孫峻 峻子琮

王鎮之

弟弘之 弘之孫晏
晏從弟思遠

王韶之

王悅之

王准之

從弟遵之 珪之
族子素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爽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

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趨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卽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卽便祇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

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旣許孔淳之息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

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皆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疑驃騎長史舉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

儒林祭酒武帝卽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美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真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

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

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弟子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表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不以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淪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

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王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爲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

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墓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祚率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毋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

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
卽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
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
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
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
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
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
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
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旣遠同羲唐亦激貪
厲競若遣一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
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
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

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
武末爲吳興太守明帝初與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
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
萬齡少知名爲孟和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相司馬時人
謂相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戶尚書太
常出爲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
弟普曜位祕書監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
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爲
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益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
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
參議機密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

啟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卽位爲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疑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卽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湛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湛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

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爲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遺腹心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疎中興初雖

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啟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位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並令收付廷尉晏之爲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桶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方以紙裹桶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

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嘉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塋手種松栢與廬江河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

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

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旣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旣誅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諡曰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

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郎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任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醜毒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

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欽作亂珣子弘厥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爲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

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恣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爲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

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六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情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

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
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
府長史新亭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
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婿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
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頎亦同清援龕
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
夷滅母韋氏攜之遁於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
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
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郟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
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
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

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
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
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
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
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卽禽靖送建
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
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
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
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
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
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籍橐不食歎曰
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

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欵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
主送故情深卽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
卽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
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
物一千段及遣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
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
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爲開府儀同
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
司封埭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晉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
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
軍事謚曰成納之弟瓌一作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一作瓌之子遂之
遂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

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
喪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
年遂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
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遂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
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
其子中軍參軍顥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素字休素彬五世孫而遂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曾祖
望之祖泰之竝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
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絃清長
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絃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
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專乎及于

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終

魏州中園
氏南園

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五

魏州中園
氏南園

王懿

到彦之

孫攜 携子沈 沈從兄溉 洽 洽子仲舉

垣護之

弟子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從父閔 閔弟子曇深 子欣泰

張興世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符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

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
隨後得濟與敵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
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
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
諱故皆以字行敵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
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邑所容仲
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
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占革
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
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
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
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尅建鄴仲

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
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
廣固仲德爲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並欲
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
震六合祇寇豕突恃我遠征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
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
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
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
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
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牛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
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
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

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婦心故當以建鄴
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
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
棄河南司竟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
土情僞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
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敗虎牢無
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
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泲濟南歷城步
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
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
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
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子正循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相
府佐和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和謂曰諸人皆
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
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
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
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
尅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
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
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
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
恨山縣子爲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爲驃

南史三十五
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
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
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
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
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
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卽以彥之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
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
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
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
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
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
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

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修之等北侵
自淮入泗泗水參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
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
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
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
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
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
兗州刺史竺靈秀弃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
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
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
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撫
撫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撫功臣之後自長

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馬。爲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爲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爲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爲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爲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聖敕，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問至，爲懼，詣齊高帝謝，卽板爲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卽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爲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爲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爲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爲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虞杲之曰：「蠶爾荆蠻，其俗鄙復，謂虞棕。」

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旣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榭杵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紕，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爲問訊不修部下敬，爲有司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嗣。

沆字茂溼，幼聰敏。五歲時，父爲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爲征虜主簿，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此

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漑洽並有才名時相代爲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漑字茂灌馮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漑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漑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漑洽之郡爲山澤之游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瑪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漑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漑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

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爲太子中舍人漑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繹曰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漑常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脊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漑許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漑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

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
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
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
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溉第居近淮水
齋前山池有奇壘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
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歛板對曰臣旣
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卽迎置華林園宴殿前
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奕碁入第六品常與
朱异韋黯於御坐校碁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
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爲僕射人爲之
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

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
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
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
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
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歛
歛以法服先有家窀歛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
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
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
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爲
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鏡子蓋早聰慧
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
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

正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漑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漑弟洽

洽字茂洽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漑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曰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沈漑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減漑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卽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

可謂才子昉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爲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漑爲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

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彩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旣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表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受遺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

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旣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符氏爲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爲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

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
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鑕三
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鑕以長
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爲江
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
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爲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
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
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眾至梁山與王玄謨相
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
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
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修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
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爲右

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卽率部曲受車騎大
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
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爲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
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弑
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
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
柬色動詢之覺之卽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
不知逕往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卽位以爲積
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異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
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
魏尋又率門宗據胸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

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
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
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爲黃門郎
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
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卽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
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踐祚恐魏致討以送
劉昶爲辭以爲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
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
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
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
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
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康水勢

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
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
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
乃啟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
慮魏復攻淮北啟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
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
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
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卽位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
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
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
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
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爲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

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
恭叔出家財爲殯時人以比樂布恭叔譙國人崇祖在豫州聞其
才義辟爲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卽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
啟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桺元
景中興元勲劉劭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
不從優詔見答後爲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
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
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
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爲後軍參
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
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

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兄從僕射遣還
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
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
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
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
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爲安都將領
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帝在淮陰榮祖
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諸僕射褚彥回除
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
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
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
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

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
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叩
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爲相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
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
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封
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爲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
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
響事方鎮皆啟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
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啟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
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爲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
暴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閔爲宋孝武帝南中郎

參軍孝武帝卽位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閔罷州還資財鉅
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
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而孝武宴駕擁南資爲富人明
帝初以爲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爲益州刺史蜀
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
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
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閔被賧刺史歷度支尚書衛
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爲子晃求閔女閔辭以齊大非偶帝雖
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卽以晃婚上仙女謂豫章王疑曰前欲以
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
及高帝卽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
禧伯襲爵禧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唯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閣

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
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啟之又輒遣蕭寅代愷伯爲郡愷伯亦別遣
啟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
乃敕愷伯解郡還爲寅軍所躡束手受害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
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爲交
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爲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
閔爲交州閔弟閔又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之
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
深妻鄭氏字獻英榮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
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旣盛美甚有容德自厲水霜無敢望其門者
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

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貌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
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險
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
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
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
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
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爲興世少家貧白
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
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卽位四方反
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
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

黃紙札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劇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

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爲

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爲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欸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後爲武陵內史坐贓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啟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爲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江淮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啟之武帝怒召還都

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開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爲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王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

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賁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瓦屋墜傷頷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三十六

論云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藺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始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與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也

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六

袁湛

弟豹 馬仙理

豹子淑 淑子君正

淑兄子顓 君正子樞

顓從弟象 憲

顓弟子彖 君正弟敬

彖從弟昂 泌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竝知名湛少與弟豹竝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拜授武帝帝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任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綯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綯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袁湛
氏
國
南
書

三司諡曰敬公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植竝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竝贖論後爲丹楊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遵豔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

疾免官元喜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竝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

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旣尅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劭卽位追贈太常孝武卽位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興四家長給稟淑文集傳於世諸子竝早卒兄洵吳郡太守諡曰貞洵子顓

顓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徵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

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顓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封新塗縣子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顓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卽以顓爲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舅蔡興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彪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歎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修兵械

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顓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卽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顓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答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得之明帝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曰卿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鷲謂其衆

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顓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明帝忿顓違叛流屍於江弟子豕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卽位方得改葬顓子戩昂戩爲黃門侍郎戩益城尋陽敗伏誅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竝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顓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

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顓婚顓父洵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卽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竝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竝樗蒲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

孫色不變沈柳竝起謝久之得釋出爲海陵太守廢帝卽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映性季履順棲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

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
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
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孝武時求改
名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
多忌諱反語袁愨爲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
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
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
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
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
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
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
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

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字循寄乃滄洲蓋其志
也七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
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
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愨孫無憂將爲國家器
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
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劭並受顧命加
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
母憂堊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
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
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
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
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
竝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
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王書每
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
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遷中
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帝旣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
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
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憶
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
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
好武事竝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

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竝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
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遠以爲不宜
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
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
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尅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
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節候伯等竝赴石頭事
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
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彥
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
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興又
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
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

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候伯等其夜竝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氄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

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馳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彥節竝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霑優隆於是竝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閣中旨用嗣祖爲師

彖字緯才顓弟覲之子也覲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顓見誅宋明帝投屍江中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屍四十

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顛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竝器之仕宋爲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疎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

王晏爲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旣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充臆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諡靖子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雋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

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何澗亦稱才子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蕭韶奈何聽亡國之饗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顓之子也顓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顓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葬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

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字千里後爲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夭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若同生而復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

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
之後從服替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
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
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
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
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爲正直初昂爲洗馬明帝爲領軍欽昂風素
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
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尋出爲豫章內
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
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蓋訖起爲吳
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
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

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
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億兆有賴
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埽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
端門太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
且范岫申胄以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犄角而足下欲以區區之
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
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加詳擇昂答曰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
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
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
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
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帥之威幸藉將

軍舍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
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
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
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
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
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曰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
萸枯未擬摠衣聚足顛狽不勝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
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王之
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
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唯恩及
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旣殊鳴
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來濫職守秩東隅

仰屬龔行風驅電淹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
愚臣頓昏大義狗鴻毛之輕志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
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
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狗衆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
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
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遠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
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遺射鉤卿無
自外尋爲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
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
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
不妄有名十五年爲尚書左僕射尋爲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
天下在昂處宴賓王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

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
竝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
知昂爲貴昂在朝譽謬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爲皇
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
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
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卽日舉哀初昂
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
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
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
前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戶自念
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
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

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
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贈
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諡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初
昂之歸梁有馬仙理者亦以義烈稱

仙理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理少以果敢聞父
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
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理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
族叔懷遠說之仙理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
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理猶於江西口抄軍建康城平仙理舉哀謂
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
心其如親老何我爲忠臣君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
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

理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縊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理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理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理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爲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含涇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旱生使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理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理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廣送

洛陽仙理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理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十年朐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理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理累戰破走之進爵爲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理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初仙理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與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

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遷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賞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飭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爲侍中掌選

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子岳王及岳竝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唯王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藏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卺而醕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旣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祚而王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

贈亭侯時議以爲當天嘉三年爲吏部尚書領丹楊尹以葬父拜
表自解詔令塋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
選事銓衡汲引竝出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
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
集十卷行於世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
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
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
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旣日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
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
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
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

賢雖窮與曠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遁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
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
者重昏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
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
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
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旣顧憲曰袁君正其有
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旣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
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
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
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帝作
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勣謂憲曰卿何矯衆
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

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閑爲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樞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

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答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惡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

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君正弟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尅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頎頎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卽位遣章昭達討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爲太子中庶子歷左戶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曰德子子元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修謹仕梁歷諸王府佐侯

景之亂泌兄君正爲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板泌爲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爲侍中使於齊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塋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驅狗王罕遇其

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顛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象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粲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帝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既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殞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為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為替矣

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六

終

藝川中鳳堂
氏甫甫甫

南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七

孔靖

孫琇之

琇之曾孫與

孔琳之

孫覲

殷景仁

從祖弟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彼起為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

藝川中鳳堂
氏甫甫甫

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會稽內史使齊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卽叩扉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境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親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子靈符

位丹陽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慤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績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卽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

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
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
深之議吳可棄市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琇之有吏
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
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
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
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
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
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
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
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
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負

負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
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
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
時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負廷
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竝被拘繫或薦負於賊率侯
子鑿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鑿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
屈負獨無所下或諫負曰不宜高抗負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
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負保持得全者甚衆
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負及吳國張種在寇
亂中守法度竝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西
掾梁元帝於荊州卽位徵負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
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爲揚州刺史又

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長史左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華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竝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物爲煩陳文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

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主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事竝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英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欬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奐爲太子詹事廢帝卽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爲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卽位爲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鑿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

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紀陸瑜言之與與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與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與與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與代

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薪紹忠紹忠字季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羣晉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廡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閣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令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

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因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陷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

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貴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

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
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
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
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積用
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
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
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
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
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寔爲人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
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
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產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
一罷凶門之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西

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
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
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
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
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
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子邈有父
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覲

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
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
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
書顏竣奏以覲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
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

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
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
翊軍校尉歷祕書監廷尉卿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
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酒杖氣每醉
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
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
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
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季武每欲
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
他物麤敗終不收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裳器服皆擇其
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
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

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
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
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竝三吳富
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
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鄆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覲後爲司徒
左長史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
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
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耶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
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
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
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卽位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
業爲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

瑛入東慰勞瑛至說覲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竝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尅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瑛二子淹玄竝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竝逃叛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度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旣東明帝卽以代延熙爲義興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

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卽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瑛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澗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於山峭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瑛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

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袁標等竝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餘皆原有覲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覲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覲弟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以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卽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爲黃門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

湛四人竝爲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爲漢氏推恩加爵於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赧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自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

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郟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王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

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爲祟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季武行經景仁墓紹遣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自五兵尚書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

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飭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爲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彥回竝嘗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爲丹陽尹引爲郡丞袁昂先拜祕書丞求臻爲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情拜而情見作表遂不爲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冲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卽淳女而冲在東宮爲邵所知遇邵弒立以爲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李武亦爲劭盡力建鄴平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已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違變通之道覲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惇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幸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爲重美矣乎

南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七

蜀川中園
氏園

南史卷二十八

蜀川中園
氏園

列傳第十八

褚裕之

弟淡之 玄孫球 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彦回 彦回子育崇 養子向 向子翔 彦回弟澄 從父弟焯 焯子震 震子蒙 蒙子玠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之曾孫也祖歆祕書監父
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
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
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
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
顯官為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
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竝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
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
宮常懼見禍於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

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遙以鄧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朶之竝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窋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竝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

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諡曰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貨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駿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真長公主位

太宰參軍亦早卒。駿子績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績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正，以此女妻之。仕齊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王者，竝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爲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戶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爲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彥回、澄、登、輕。

舟南奔。彥回始生一男，爲劭所殺。孝武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諡敬侯。子彥回。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竝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

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
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
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
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
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
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
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
知也帝之在藩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
改封零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
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
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
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旣調風神諧

暢王或謝莊竝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
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僖人常珍奇與薛安都爲逆降叛非一後又
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
帝不從珍奇尋又叛彥回後爲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
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
黃羅襪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寘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
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
才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癡
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爲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
以老母疾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
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
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旣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

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暮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吊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表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彥回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旣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兖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

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塋畢詔攝職固辭又以碁祭禮及表解職竝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表粲言世事粲曰王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表粲劉彥節旣不受命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表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相何計遐曰彥

南史二十八
五
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疊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耐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以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竝宋時公卿亦不當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斂

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鑊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燭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於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表燼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遣詔以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榮尚書令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劔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卜著一具

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秘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旣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初爲六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回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王璉璉璉啓宜增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閣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淪聞其弊往候之排閣不可開以杵槌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屍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耳永明七年卒

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

霽詔許之建武末纂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諡穆子綦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

翔

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卽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在政絜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

平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彥回後尚吳郡主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薺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爲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

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襪又贖
彥回介憤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表象
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爲東
昏皇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嘗
稱才堪保傅爲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
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
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
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
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
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輜車給之
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

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
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
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
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
羣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
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敷入殿侍文義
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
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
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以
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
風吹紙剝始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

無以市藥以冠劔爲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
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貞
子子澐

澐字士洋仕梁爲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
亡棄縣還爲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
東王府諮議參軍卒澐之爲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
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澐子蒙位太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
達多有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訓義典實不
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太建中
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賊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
稽陰太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
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鑠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
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
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
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
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
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
局踣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
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
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
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
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

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
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
迎興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昭貞勁之性
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
世業無隕者矣

南史卷二十九

齊川中鳳臺
氏肅廟

列傳第十九

蔡廓

子興宗
約弟樽

孫約
曾孫疑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
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爲宋武
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爲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
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
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
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訢便足以明伏罪不
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
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
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

亮每事諮廊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廊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廊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美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廊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廊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廊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廊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廊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廊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廊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

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廊年位竝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爲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廊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廊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廊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廊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廊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

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爲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
綽竝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與宗
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
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
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
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
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
爲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
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
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羲
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
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

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
言得罪鑕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
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
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
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
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有合關見從出爲
東陽太守後爲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
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
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
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
每至官賭常在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
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

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榮陽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載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

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仰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顏褱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旣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

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愨孫私相許與自相遷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兒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竝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竝誅復口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顛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旣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至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

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卷深重故吐卷眷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始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得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

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斡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搢與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極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蔑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大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麤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竝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

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褚圻平函送表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尚書爲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

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竝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爲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

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
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
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
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
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竝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
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
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
地傅隆與父廊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
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王了無忤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
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

其遇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
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
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
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
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顓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弟作顓母
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
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弟作生率之懷屢經陳
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弟作言豈是不
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顓又禍敗彖
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門高胄多
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竝不許以女適彖恭豫元年卒年
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

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旣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爲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樽

樽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事齊位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於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竝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吳興太守初樽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酌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訢樽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樽內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搗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表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

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竝請避之樽堅守不動命眾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樽風骨梗正氣調英疑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帝嘗設大臣筵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麩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

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疑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喧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諡曰康子司空表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字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檢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

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
為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眾人咸從唯
疑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疑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
奉詔眾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
徵曰蔡疑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
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
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出內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
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廊及凝年移四代高風
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益其風俗
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南史

列傳第十九

西川中鳳崗
氏雷周周氏

南史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點 點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瀟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
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
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
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
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
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
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
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
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

西川中鳳崗
氏雷周周氏

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
清身絜已尙之少頗輕薄好擣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
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
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
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
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美之尙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尙
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
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
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
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
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尙之雅好文
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

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尙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
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
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尙之西河之風不墜
尙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尙在尙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尙之意
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尙之爲祠部尙書領國子祭酒尙之甚
不平湛誅遷吏部尙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尙之察其意
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
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
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
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爲尙書
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尙
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尙之又諫上不許曰小

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尙之又表諫上優
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
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尙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
鑿議者多同尙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
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
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
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
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
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
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爲尙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
著遐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尙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
義恭詔曰羊孟尙不得告謝尙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尙之

還攝職羊卽羊玄保孟卽孟覲尙之旣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
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
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尙書令時三方興義將
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尙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卽位復
爲尙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
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尙之上言於法爲重超從坐者由是得
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
巴陵尙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爲津要
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楊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楊州
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楊並因
此虛耗尙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
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尙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

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
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尙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
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尙之有愧色尙之愛尙文義老而不
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尙之常謂延之爲狻延
之目尙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
人指尙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
爲吏部郎尙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
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身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
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尙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
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旣以此致怨亦以
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
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
時尚之爲司空尙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尙
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卽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
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
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
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尙書尙之去選未五載
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
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旣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
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
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旣
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
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戡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
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待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
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
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
齊高帝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懽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
久之復爲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
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
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
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
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迺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
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

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
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
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爲鬱
林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爲文帝挽
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爲太子中舍人恭始
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
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
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
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
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尙

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
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
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
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踦踞公卿敬下或乘柴
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
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
郡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
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
藩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
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卅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
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
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旣世族儉亦國華

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
命駕造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尙望
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
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
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
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悅一作好
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
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
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
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
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
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吳國張

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
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
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
贍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
裘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景平
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
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
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
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將帝鬚曰乃欲
臣老子辭病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立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
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

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
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
與汝南周顒淡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
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
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
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後以國子祭
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
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
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
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
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
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

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爲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

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朓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尙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浹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廼起學舍卽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

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
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
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
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
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數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
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
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
淒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
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
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
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
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

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
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
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
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
並衣恰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困不
復瘳初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
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蚘蠹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岍曰鮓之就脯
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蚘
蠹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
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
陵王子良見岍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

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
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
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
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
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
末年遂絕血味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
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荅問五十五卷子撰
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樽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暮
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又膚清
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戰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

爲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
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
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
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
絕聲藉地腰腳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
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尙不同長
魚慶緒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
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
後温飽無資乃漼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尙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
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尙書儀曹郎建
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

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
啟高帝理其冤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
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
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
踐阼先使裴叔業賚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
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
詔邪一作行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
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公
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
此得還都昌寓後爲吏部尙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
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
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

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尙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
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尙書銓序明審
號爲稱職出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
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爲吏部尙書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
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絜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
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
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爲尙書右僕射參
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
若訥誦荅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
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

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
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
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餉餽無
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
恡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口陸倕
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
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邢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
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
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且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
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夢上極
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
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

屬事不行因此卽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
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
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
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没宗族無仕進者至是
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
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
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異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
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
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
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豐而求親者
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
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

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與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鐘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尙有與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寔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

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淡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由祖尙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圍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尙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

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卽命紙筆名曰穀曰書
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祕書丞早卒
論曰尙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閣
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
雖經屯諛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
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皙
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
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尙不然何以至
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容才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